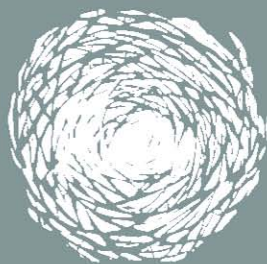


漂移丛书

家与城

来自漩涡的诸声音



谭
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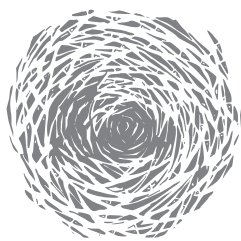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谭毅，诗人，画家，文学和油画双硕士，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研究人员，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漂移丛书

家与城
来自漩涡的诸声音



谭
毅／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与城：来自漩涡的诸声音 / 谭毅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
(漂移丛书)
ISBN 978-7-5482-3068-7

I. ①家… II. ①谭… III. ①诗歌—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8022号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宋 武 装帧设计：刘 雨

漂移丛书

家与城：来自漩涡的诸声音

谭 毅 /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9mm×1230mm 1/32

印 张：3.25

字 数：70千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3068-7

定 价：28.00元

社 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71-64167045。

语言漂移说正义（代序）

李 森

“语言漂移说”简称“漂移说”。它认为一切艺术语言均处于漂移状态，在漂移中生成诗意或非诗意，在漂移中寂灭或退隐、凝聚或新生；它认为诗性的创造既不来源于本质，也不来源于现象，而源于语言在漂移时刻的诗意生成。

语言漂移说之语言即艺术语言，它包括艺术中的日常语言、书写语言、视觉语言和符号语言等语言范畴。艺术语言既非形而上，也非形而下，而在形而中。“形而中”是艺术语言的滑翔地带，它摩擦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穿行，形成自为自在的独立时空。我多年前试图阐明的“形而中诗学”作为一种诗学方法，是漂移说语言运动方法的构成部分。

一切艺术（包括狭义的语言艺术和广义的语言艺术），都在语言漂移说的观照范畴之内。

一切艺术都是语言艺术，除此之外，便无艺术。比如行为艺术，它是一种身体表现的艺术，身体在表现的场域（时空）中形成身体语言。身体语言只有在观照的时刻，才能生发为艺术语言。

一切艺术的可阐释性都包涵在其语言结构中，而不在语言结构之外。存在着脱离艺术语言的阐释，但那是非艺术阐释。非艺术阐释之大行其道，已经使艺术阐释全面沦落。

概念或观念阐释总是脱离艺术语言的阐释而自成系统，这种阐释或是哲学式的，或是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等等。非艺术阐释或是对艺术的过度阐释，或是语言漂移超越了艺术阐释的某种路径而形成的另外一种阐释。

语言运动的能力或张力，为任何阐释提供了可能性。艺术阐释如果有价值，那就必须为它划定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即是贴着艺术语言阐释的界限。

语言漂移说划定艺术阐释和非艺术阐释的界限，是为了证明艺术语言存在的不稳定性，不完全为了证明阐释的无效。然而，艺术阐释的无效性，亦是语言漂移的一种结果。

所谓阐释，当是语言漂移的路径，但不是说艺术需要阐释才能成其为艺术。事实上，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犹如一株芬芳出尘的空谷幽兰，它自身的存在已经达到了自足、直观、圆融的境界，它的存在本身无需阐释，因此，它反对阐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有无限多的可阐释性。但必须指出，那种种阐释，是开放的艺术语言自身被灵魂摩擦、砥砺而激活的诗意再生，不是概念或观念对艺术之美的反映。

语言漂移说的方法不仅是对艺术阐释的观照，也是对艺术创作的观照。

有效的艺术阐释或生成某种概念或观念，但其阐释路径总是贴着艺术语言，这是无需证明的常识；而无效的艺术阐释则必然形成“概念控”或“观念控”的逻辑系统，以“自圆其说”的冠冕堂皇调子反对常识。

有效的艺术阐释滋生诗意，甚至是无限多的诗意，它是诗意创造的种种形式；而无效的艺术阐释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通过逻辑归纳和演绎系统获得知识。“自圆其说”的理论知识，多数是强词夺理的“伪知识”。

可靠而有效的艺术创作不表达、分有概念或观念的内涵。其创作过程或与概念和观念发生碰撞，但最终，它总是以一种回归事物、事态原初直观显现的力量，将概念和观念溶解而化生，恰如大海和盐。

从语言漂移说来观照，艺术理论、批评即创作。没有先验的某种理论和批评的出发点，只有具体的语言凝聚和绽放的路径。有效的艺术理论和批评在表达路径中成就自身，它不利用语言的表达或扩张能力奔向某个目标。作为动词的艺术、诗、美只能在语言自我开显的路径中具体地显现，而不可能呈现整体性的目标。艺术语言只有在被利用时才导向整体性的叙述目标。

没有上帝视觉的本体（整体）性的艺术之美，也没有上帝发声式的艺术法则。按照贡布里希的说法，没有大写的艺术（本体的艺术），只有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进一步说，没有语言自在、自为、自我生发、蕴成之外的艺术。

在《色—彩语言诸相的漂移》一文中，我论述了“本在事象”最基本的四个漂移路径。即“直陈其事”的漂移、“修辞幻象”的漂移、“纯粹形式”的漂移和“意识形态”的漂移。这四个漂移路径囊括了所有艺术哲学或诗学理论的阐释路径。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所有文艺理论或批评路径，都无出其外。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主—客二元结构理论、模仿说、反映论、形式—内容二元结构理论、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等等，均包含其中。这些理论先制造概念，再形成观念，然后利用逻辑归纳或演绎构建庞大而

坚硬的系统，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关进牢笼。这些宏大的理论，都是语言漂移的种种结果，但语言漂移说将它们视为艺术阐释的无效阐释范畴。

我说的“本在事象”，即是艺术语言或它的结构。何以故？“本在事象”如果是非语言的，那么，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它们也不可能进入人类言说或表现的诗意世界。这就是说，人的感知或玄想的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而不是实体的存在。人是语言的人，能感知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说白了，人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神和他们被创作的世界，自然和它的存在，都是语言的存在。与生命有关的存在，通过语言才能确定。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除此之外，按照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七命题的忠告：“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老子的思想亦处于反对说、而又不得不说的两难之间，这当然是早期圣哲对人类的千古忠告。事实上，《理想国》里的柏拉图也处于说与不说的两难之间，但他还是以“假设”的支点和“比喻”的诗性表达方式说了许多，也虚构了所谓“理念”，为人类打制了一副“理性”胯下的马鞍。柏拉图为了做“哲学王”，为了打制这副理性的马鞍，怀着悲智、悲情之心，将诗人——他的灵魂的一半——自己也是个杰出的诗人，赶出理想国。但从他的全部对话录中即可看到，哲学，“本质上”是利用逻辑表达系统而言说的文学。不能洞明这一点，即是逻辑主义的智障患者。

艺术语言的漂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笔触，一点笔墨，一根线条，一种音声形色，作为语言运动的“表象”或“形式”，它们总是寂静

地、平实地、迂回地或疯狂地处于某一个作品结构的“位点”上。而所有“位点”，都是“暂住”的位点，即漂移的位点——既不是“本质”的位点，亦不是“非本质”的位点，而是“暂住”的位点。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语言漂移说，既非本质主义的，亦不是非本质主义的。因此，语言漂移说反对一切凝固的、教条的、逻辑主义的或任何主义的语言强暴。

一切艺术语言之为艺术语言的确立，都源于人的感觉、感知能力，然后，将其蕴成文字、旋律、节奏、形色或符号。用佛哲学（非佛教哲学）的看法，即源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通过此“六根”的感觉、感知发端，风春万物般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情识”摩擦、蕴育而生发。有效表达的、蕴有纯粹诗意的艺术语言，是一种符号化暂住的、鲜活流荡的“蕴”，即一种自成意味的生命序列。它看似是系统性的，但“实质上”是碎片式的。朵朵桃花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是蓬松一树那相似形一色、彼此陌生的碎片序列。当然，可以假设它是一个整体性序列，并与时序和空间相联系而蕴成之美，但仅仅是感觉、感知的一种假设性的观照。艺术语言的存在序列，犹如一树桃花，见与不见，开与不开，美与不美，都在观照的“此时”那个“位点”上“暂住”而被看见，被描绘。艺术语言的色—彩、笔—墨、笔—触、形—式，永远不能抵达那一树实体的、实相的桃花，因为语言艺术中隐秘的一树桃花，既非具体的一树桃花，也非本质（实相）的桃花。这是语言自身的决定，人或神都不能做此决定。

艺术语言的“暂住”，是语言漂移的“暂住”。是故，

“暂住”其实是诗意的“无所住而住”。《金刚经》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说的是，有“缘起”，则“暂住”，无“缘起”，则“无所住”。在语言漂移中的“暂住”，即是“生其心”，生诗意之心。

每一个语词、每一个单纯的符号，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一个处于寂灭或生发碰撞时刻的生命之蕴。

我们不能利用艺术语言，我们只能激活它，或拯救它。救救我们的语词吧，因为，它们是我们精神生命、现实生命的细胞。

诗意的语言存在，是心灵结构漂移幻化的某种样式；推而广之，可以观照的心灵结构存在的样式，亦是语言漂移迁流存在的样式。至于那些格式化心灵结构的存在样式，则是语言漂移迁流过程中自我固化的种种死亡格式。

从自我拯救语词开始，自我疗救审美智障，即是审美心灵、诗意心灵的自救。

语言漂移说的提出，是要告别所有诗学理论的。但这不是说，要以一种理论的雄心替代或征服另外的理论——那也是逻辑主义的神经病。如果人们有此看法，那是对此说的误解。因为，语言漂移说“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开放的、处于语言运动自我生成诗意时刻的审美方法，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观照思—想，一种自我拯救语言—心灵的行动。在它为人之为人的审美自由开掘路径的同时，它就是某种随时处于被激活状态的审美自由。

2017. 10. 6 燕 庐

目 录

- 001 编选前言
- 003 油漆匠璞（诗4首）
- 004 父亲的帽子
- 005 路途（组诗）
- 010 家（组诗）
- 016 城（组诗）
- 025 锅匠闾（诗3首）
- 026 返乡（组诗）
- 034 家（组诗）
- 040 城（组诗）
- 047 具翅（诗3首）
- 048 来去（组诗）
- 056 城（组诗）
- 067 不见：致丛芸（长诗）

- 073 浦 （诗 3 首）
- 074 之间
- 076 深
- 079 相对开放
- 081 墨水 （诗 1 首）
- 082 阴
- 083 棠枝 （诗 1 首）
- 084 无声
- 085 中途岛 （诗 1 首）
- 086 人间
- 087 木匠其玉 （诗 1 首）
- 088 回望之诗
- 092 后记 （一行）

编选前言

漩涡城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的宗教和诗。城中居民，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民众，大都爱好诗歌，并热衷于在公共节日中朗诵、表演自己或他人的诗作，故坊间常有各类自印和公开出版的诗集流传。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诗集已经遗失，但仍有一些人的作品保存了下来，犹如大海退潮之后残留的喧声。这些作品/声音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具有光滑夺目的贝类的质地，有些更像是平凡而粗粝的沙子，还有一些似乎是从海鸟的身体之中发出它们尖利或优雅的嗓音。在这三类声音中，我们分别选取了一部分汇集在一起，作为“漩涡”这座靠海城邦的遗留物和纪念。

这本诗集中的诸位作者，经历了漩涡城在恭元 2620 年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长久动荡。这是漩涡城历史中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段灰暗时代：习俗的力量完全颓败，而新秩序尚未生成。这些作者的诗作，无论其主旨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都透露出对处境的敏感和对塑造漩涡城之深层力量的思索。即使是其中

涉及冥界、鬼魂之幻视的部分作品，也以某种方式将触须伸展到了漩涡城的地层深处。触须即是根须，即树借以探查泉源的方式。而这隐藏的根源，既是家与城的根基，也构成了使它们相互冲突的深渊。因此，编选这本诗集，不仅是要保存漩涡城特有的生活风貌，更是要使历史中隐匿的诸种力量能够以具形的方式，显现于若干往昔的微光。

编者 谨识

恭元 2741 年

油漆匠璞^①（诗 4 首）

① 璞，油漆匠，恭元 2585 年生于恭城，恭元 2621 年初来到漩涡。恭元 2623 年与棠枝结婚。恭元 2624 年，他们的儿子“中途岛”出生。

父亲的帽子

父亲安葬后，我带走了他的帽子

我厌倦阴霾压下，遮住云朵

戴帽子的他失去白发

光线与弹性，也随之窒息

现在，我用箱子提着它。帽檐

像原地打转的翅膀扣住同等的黑暗

但再无发丝用褪色念头试探光阴

重返，或品尝汗滴，那降临的腥味

它还在保护，而被抱紧的空气不变热

也没有更凉。是否它也回忆过

凝固后分解的头脑，像只属于自己的

疑团，在风雪和赶路之中，也谨守不移

我将带它进入新家，放在衣柜上部

家庭中菜肴的气味和窗外的寒风

像纤细而高挑的树枝，交错着到来

而它，像只前世的黑鸟，停在那里

路途（组诗）

一、山

山折叠许多路。人在阴天下走过，
脚踩踏、滑动，迫使温湿气流携翠鸟
用小锉刀剥开山色黯淡的壳。

人徘徊，像从暗部长出的青草，山
用起伏的光拍打他们行路。牛背和墙
让闪烁的头顶变得连贯。

风声嵌进斜桩，啃腐烂根部，皱纹也排挤
变暖的眼睛，直到观看铺满亮而饱满的咸味。
人事随远景跃入此时，藏起昆虫般的弹跳力。

走下去，这座山将从掌心脱出——它是
童年折过的纸，陷落的指纹和呼吸，都
醒了，摸索着，一步步遗留于滑向山顶的清晨。

二、林 木

林木，喜欢我家，整天围着我们，用绿翅膀